

從比較構擬的觀點論兩個閩語的音韻現象*

◎ 中央研究院 吳瑞文

一、前言

就音韻表現上看，閩語有好些特徵與中古不一樣，顯示為超越中古的現象，最著名的兩個現象莫過於“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前此的研究如高本漢(1940、1949、1954)、黃典誠(2003)、丁邦新(1998)、陳章太、李如龍(1991)等大抵認為，閩語這類的現象是一種存古的特徵。上述兩種現象若純就聲母“音值”(value)的表現而言，確實如此。現在的問題是，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或更精確地說，從比較構擬的角度，閩語“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這兩個現象應當如何被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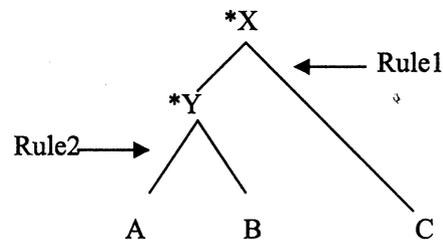
已經有學者(如 Ting 2008)指出，閩語自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不晚於東漢，同時也提到幫非不分、端知不分等現象對斷代並無顯著幫助。另一方面，根據歷史語言學的基本原則，“共同存古”(shared retention)不具有分群上的效力，能夠據以分群的應是“共同創新”(shared innovation)。(參看 Crowley 1992、Fox 1995)綜而言之，若僅根據聲母的音值表現便把閩語幫非不分、端知不分的現象視為存古現象，而在分群上卻必須以創新表現來主張閩語很早就自上古漢語分化出來，則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究竟該是“存古”或“創新”顯然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也就是由於這個問題尚未釐清，所以上述現象不能在閩語分支這一議題上作為有效的判準。歸納起來，這裡存在的問題是：該如何從音韻演變上去理解閩語“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這兩個現象是否具有分群效力？從什麼角度才有其效力？若具有分群效力，則是否能夠斷代？其提供與斷代有關的訊息為何？

針對上面提出來的問題，本文的基本觀點是從方言比較的角度，先追溯出閩語早期的擬音形式(reconstructive forms)，再利用漢語音韻史的尺度來觀察這些構擬，從而指出共同閩語時期所發生的音韻創新，並重新理解“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這兩個音韻現象的內涵。同時，我們將從比較構擬的觀點說明它們的性質，進而對

* 本文初稿曾於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六屆學術討論會暨漢語音韻學第十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8/12-15, 山西大學)上宣讀，感謝會上學者先進的指正，本文為“國科”會計畫【共同閩語韻母系統的檢證及層次分析】(NSC 98-2410-H-001-041-)之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致謝。

閩語從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提出我們的看法。

本文從比較構擬的觀點探討閩語的音韻現象，在進入討論之前，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歷史語言學比較構擬的基本邏輯。現在假設有 A、B、C 三種語言，經過比較的程式，我們發現這三個語言存在音韻上的規則對應，並得出這三個語言的關係如下：



上圖顯示，A、B 兩者共同來自早期的 *Y，C 則直接由 *X 分化出來。就歷史發展而言，A、B、C 可以分為兩類，AB 是一類，C 是一類。同時，A 與 B 彼此間的關係比起 A 與 C 或 B 與 C 相對是比較密切的。根據音韻規則對應的結果，我們可以具體說明 A、B、C 三個語言彼此間的親疏關係。再者，根據歷史語言學的基本觀點，共同創新(shared innovation)是分群的基礎，Rule 1 使 *Y 與 C 發生第一次的分化，Rule 2 則使得 *Y 群下的 A、B 兩個語言分化。質言之，歷史語言學的任务乃是找出規則(上例是 Rule 1 與 Rule 2)來說明語言演變的歷程。

最後說明本文的取材。根據侯精一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概論》(2002: 216)的看法^①，就方言分區的角度而言，閩語可以分為下列幾區：

沿海閩語：閩東區、莆仙區、閩南區、瓊雷區

沿山閩語：閩北區、閩中區

其中沿海的莆仙具有閩東與閩南的混合性質^②，瓊雷區基本上則可以視為閩南語的一個次類^③，我們暫時排除。概括而言，本文以閩東、閩南、閩北與閩中四區的材

①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一書中關於閩語(頁 207-248)的內容為李如龍執筆。有關閩語分區的說法不止一家，尚可參看潘茂鼎等(1963)、張振興(1985)等。

② 李如龍(1997: 65)指出“莆仙話原本應是和泉州話同類的，後來受到不少福州話的影響，成了一種混合變種的方言。”

③ 何大安(1981)分析海南島澄邁方言的音韻系統，認為它比較接近漳州。楊秀芳(1987)分析海南島萬寧方言，也認為萬寧在本質上是一個閩南方言。

料為討論的對象。為求簡省篇幅，我們選取了閩東的福州、閩南的泉州與潮州、閩北的建甌及閩中的三明共五個點來觀察，其中福州、潮州與建甌根據北京大學中文系編的《漢語方音字匯》，泉州根據林連通(1993)的材料，三明則根據我們自己的田野調查。在必要時，我們也將增加若干方言點的語料以資佐證。

二、閩語中的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

閩語中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的現象，透過早期廈門音系的調查乃至於晚近幾十年來的閩語及其方言的普查，已經廣泛為學界所認識。除閩語之外，也還有個別方言存在與閩語類似的情形。^①從漢語分群(subgrouping)的角度而言，也有不少學者利用這兩個音韻現象作為區分漢語方言的條件。^②本節我們從輔音與介音結合的角度來對閩語“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的現象提出我們的看法。

2.1 三等介音-j與幫非不分

就漢語音韻史而言，上古時期並無獨立的非系而只有幫系，這就是所謂“古無輕唇音”。至遲到了中古時期，輕重唇便開始分化，至於分化的時間，則明顯地呈現出地域的差異。比方晉六朝時代表南方音系的顧野王《玉篇》、陸德明《經典釋文》與曹憲《博雅音》等反切音注，都顯示當時的輕重唇音已經分化。^③至於北方，施向東(1983、2004)研究北朝至初唐時期北方城市譯經中梵漢對音的材料，認為北方在玄奘之後才開始有輕重唇分化的現象。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敦煌發現的唐寫本守溫韻學殘卷，其中仍是輕重唇並列，顯示晚唐時期守溫沙門所記的西北方音尚不分輕重唇(參閱董同龢 1993: 114-117)。龔煌城(2002: 270-273)所構擬的十二世紀末西北方音則顯示，當時西北方音的幫非已經分化，且非敷奉已經合為一類f-。

至於輕重唇的分化條件，研治中古音的學者討論甚多，這裡不能一一列舉。杜其容(2008: 298-311)曾對諸家所設定的輕唇音演變條件進行深入的探究。他的結論是：三等韻介音-j後再接合唇元音(無論為介音、為主要元音)，便是重唇音變輕唇音的充分條件。基本上，不論是杜其容或其所檢討的諸多說法，都承認輕重唇分化

的現象只出現在三等韻。總而言之，中古時期輕重唇之所以分化，三等介音-j是其中的關鍵所在，這已是學界共識。

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接著來觀察閩語“幫非不分”的現象：

表 1 閩語中的輕唇音聲母同源詞

	飛非	斧非	分非	糞非	反非	腹非	芳敷
上古音	*pjəd	*pjagx	*pjən	*pjənh	*pjanx	*pjəkʷ	*phjaŋ
中古音	*pjwěi1	*pju1	*pjuən1	*pjuən5	*pjwən3	*pjuk7	*phjwan1
泉州	pə1	pɔ3	pun1	pun5	pūi3	pak7	phaŋ1
潮州	pue1	pou3	puŋ1	puŋ5	pōi3	pak7	phaŋ1
福州	puei1	puɔ3	puɔŋ1	pouŋ5	paiŋ3	pouʔ7	(xuɔŋ1)
三明	pue1	pu3	huā1	puā5	pē3	pu7	(ciam)
建甌	ye1	pu6	puiŋ1	pœyŋ5	paiŋ3	pu7	phɔŋ1

	蜂敷	房奉	縛奉	肥奉	浮奉	飯奉	縫奉去
上古音	*phjuŋ	*bjan	*bjak	*bjəd	*bjəgw	*bjanx	*bjunh
中古音	*phjwoŋ1	*bjwan2	*bjwak8	*bjwěi2	*bjəu2	*bjwen6	*bjwoŋ6
泉州	phaŋ1	paŋ2	pak8	pui2	phu2	paŋ5	phaŋ5
潮州	phaŋ1	paŋ2	pak8	pui2	phu2	paŋ6	phaŋ6
福州	phuŋ1	puŋ2	puɔʔ8	puei2	phu2	puɔ6	phouŋ6
三明	phā1	hm2	pu4	pui2	phau2	paŋ5	phā5
建甌	phɔŋ1	pɔŋ2	pu8	py5	iu2	pyiŋ6 puiŋ6	phɔŋ6

首先說明表中的“芳”字。就表示“芳香”的這個語位而言，閩南泉州、潮州與閩北建甌則是用宕攝合口三等平聲敷母的“芳”。至於福州xuɔŋ1和三明ciam1，其語源就是宕攝開口三等平聲曉母的“香”，與“芳”phaŋ1、phɔŋ1並不同源，也不是“芳”的文讀音。

觀察表 1，顯而易見地一點是基本上閩語在唇音字之後，都沒有三等介音，需要特別討論的是建甌的幾個讀音。

1. 止攝三等微韻的肥讀為py5，其前身可能就是泉州的pui2或福州的puei2。也就是說，y是複合元音韻母歸併為單元音韻母的結果。

① 比方客語與吳語都有“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的情況，不過不如閩語數量多而有系統。關於客語幫非分化的情況可參看項夢冰(2003: 214-263)。吳瑞文(2005: 51-116)對浙南吳語中“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的現象也有較為深入的探討。

② 根據丁邦新(1998: 167)，Forrest、董同龢、袁家驊乃至於丁邦新都將幫非不分列為區分漢語方言的條件。另外，李方桂、Forrest、董同龢、袁家驊、丁邦新均將端知不分列為區分的條件。丁更進一步指出，這兩項均是早期歷史性條件，可用以區分大方言。

③ 可參考李正芬(2007)對《經典釋文》中諸家反切輕重唇表現的綜合論述。

2. 建甌的山攝合口三等飯有 *pyiŋ6/puiŋ6* 兩讀 *pyiŋ6* 的讀法可能是原先的主要元音 *u* 受 *i* 的影響，向前調整為 *y*。根據《建甌方言詞典》(李如龍、潘渭水 1998)，飯一詞只見於 *uiŋ* 韻母而不見於 *yiŋ* 韻母，而音節表中又同時列出 *pyiŋ6/puiŋ6* 兩讀，這似乎顯示建甌話正在進行 *uiŋ > yiŋ* 的變化，*pyiŋ6/puiŋ6* 兩音是自由變體。

3. 建甌的飛讀 *ye1*，浮讀 *iu2*，都是零聲母。*Norman* (1974) 認為他們分別來自原始閩語早期存在的弱化聲母 **-p* 與 **-b*。平田昌司 (1988) 與王福堂 (1994) 則認為，閩北方言這類讀為零聲母的幫系字是受鄰近吳語的影響所引入的外來層，這樣的接觸同時也造成閩北在調類分化上的複雜表現。本文接受平田昌司與王福堂兩位的結論，認為這些讀零聲母的非系字是語言接觸的產物，暫時將飛 *ye1*、浮 *iu2* 兩字視為非閩語固有層的例外，不用以構擬早期形式。

排除了建甌的若干異讀後，比較古音構擬與現代閩語的表現，若以上古音為演變起點，我們可以分別給早期閩語及中古切韻寫出以下的規則：

早期閩語 R1a **-j* > *ø* / [+bilabial] _

R1b **-p*-, **-p^h*-, **-b* > *-p*-, *-p^h*-, *-b*-

中古切韻 R2a **-j* > *-j*- / [+bilabial] _

R2b **-p*-, **-p^h*-, **-b* > *-pf*-, *-p^hf*-, *-bv*- / *-j* *υ* [+rounded]

三等介音 *-j* 為輕重唇分化的必備條件，早期閩語與中古音的一個重大差異在於早期閩語發生了介音丟失 (**-j* > *ø*) 的變化，因此沒有進行輕重唇分化的條件。相對的，中古音則是保留了三等介音 *-j*，此所以六朝之後各地方言陸續發生了輕重唇分化。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早期閩語唇音後的三等介音丟失 (**-j* > *ø*) 可以視為一項音韻創新，這個創新使得早期閩語從上古音分化出來。^①

2.2 二等介音 *-r* 與端知不分

就漢語音韻史而言，上古時期也沒有獨立的知系而只有端系，亦即所謂“古無舌上音”。到了中古時期，端知開始進行分化，與幫非分化不同的地方在於，六朝時期不論南方經典音切如《玉篇》或北方梵漢對音的語音材料，都顯示端知已經開始進行分化，不過具體表現不同。例如東晉徐邈的反切中，知二以端為反切上字，知三則或以端為反切上字，或端母、知母不定，顯示知二端知尚不能細分，而知三已開始進行分化。(蔣希文 1999: 10-13) 至於另一位注家劉昌宗則是端知一類、定

澄一類而透徹分立，顯示劉昌宗所記錄的語言是透母與徹母最早開始分化。(範新幹 2002: 36-41) 南朝梁僧伽婆羅譯的《孔雀王咒經》的梵漢對音材料顯示知組正在分化之中。(劉廣和 2004: 228) 至於北朝譯經中梵漢對音的表現則是，舌上音與舌頭音的對音儘管還尚有相混的地方，但是其分化已經開始，兩者的界限還是可以分開的。(施向東 2004: 233) 北方中原地區至遲到了玄奘譯經的時代，端知兩類聲母已經可以清楚地分開了。(施向東 1983: 30)

以上簡單介紹了端知聲母在中古南北兩地的情況，底下我們觀察閩語端知不分的表現：

表 2 閩語中的舌上音聲母同源詞

	豬知	晝知	轉知	摘知	竹知	抽徹	趁徹	拆徹
上古音	* <i>trjag</i>	* <i>trjəgwh</i>	* <i>trjuanx</i>	* <i>trik</i>	* <i>trjəkʷ</i>	* <i>trjəgw</i>	* <i>thrjinh</i>	* <i>thrak</i>
中古音	* <i>tjwo1</i>	* <i>tjəu5</i>	* <i>tjwän3</i>	* <i>tek7</i>	* <i>tjuk7</i>	* <i>tjəu1</i>	* <i>thjən5</i>	* <i>thək7</i>
泉州	<i>tu1</i>	<i>tau5</i>	<i>tj3</i>	<i>tiaʔ7</i>	<i>tik7</i>	<i>thiu1</i>	<i>than5</i>	<i>thiaʔ7</i>
潮州	<i>tu1</i>	<i>tau5</i>	<i>tuŋ3</i>	<i>tiaʔ7</i>	<i>tek7</i>	<i>thiu1</i>	<i>thəŋ5</i>	<i>thiaʔ7</i>
福州	<i>ty6</i>	<i>tau5</i>	<i>tuŋ3</i>	<i>tieʔ7</i>	<i>tøyʔ7</i>	<i>thieu1</i>	<i>theiŋ5</i>	<i>thieʔ7</i>
三明	(<i>khyi3</i>)	<i>tø5</i>	<i>taŋ3</i>	!!	<i>ty7</i>	<i>thiau1</i>	<i>thaiŋ5</i>	<i>thioʔ7</i>
建甌	(<i>khy3</i>)	<i>te5</i>	<i>tuŋ3</i>	<i>tia8</i>	<i>ty7</i>	<i>thiu1</i>	<i>theiŋ5</i>	<i>thiaʔ7</i>

	茶澄	箸澄	柱澄	治澄	長澄	重澄	直澄	宅澄
上古音	* <i>drar</i>	* <i>drjagh</i>	* <i>drjuh</i>	* <i>drjəg</i>	* <i>drjan</i>	* <i>drjunh</i>	* <i>drjək</i>	* <i>drak</i>
中古音	* <i>ɖa2</i>	* <i>ɖjwo6</i>	* <i>ɖju4</i>	* <i>ɖi2</i>	* <i>ɖjan2</i>	* <i>ɖjwoŋ4</i>	* <i>ɖjək8</i>	* <i>ɖək</i>
泉州	<i>te2</i>	<i>tu5</i>	<i>thiau4</i>	<i>thai2</i>	<i>tj2</i>	<i>taŋ4</i>	<i>tit8</i>	<i>theʔ8</i>
潮州	<i>te2</i>	<i>tu6</i>	<i>thiəu4</i>	<i>thai2</i>	<i>tuŋ2</i>	<i>taŋ4</i>	<i>tik8</i>	<i>theʔ8</i>
福州	<i>ta2</i>	<i>tøy6</i>	<i>thieu6</i>	<i>thai2</i>	<i>touŋ2</i>	<i>tøyŋ6</i>	<i>tiʔ8</i>	<i>thaʔ8</i>
三明	<i>tsə2</i>	<i>ty5</i>	<i>thiau5</i>	<i>thi2</i>	<i>tam2</i>	<i>tā4</i>	<i>ta4</i>	—
建甌	<i>ta2</i>	<i>ty6</i>	<i>thiu6</i>	<i>thi5</i>	<i>təŋ3</i>	<i>təŋ6</i>	<i>te6</i>	<i>te8</i>

首先說明“豬”這個語詞。閩中三明 *khyi3* 與閩北建甌 *khy3*，其詞源是止攝微韻上聲曉母虛豈切的“豨”，楚人呼豬。曉母讀為舌根送氣不帶音塞音的現象在閩

① 特別要說明的是，就閩語而言，唇音後的三等介音幾乎完全消失，但梗攝三等的餅、命、名等字分別讀為 *piã3*、*biã5*、*biã2* (以泉州音為例)，卻是保留三等介音。我們會對梗攝進行分析，並指出在共同閩語中，這批例字的韻母來自六朝時期的 **-jeŋ*，之後進一步變為 **-ian*，這裡發生了母音低化與半母音 *-j* 母音化，詳情參閱吳瑞文 (2010a: 325-326)。

語內部相當普遍，而在非閩語則較為罕見。^①其他閩語則都是遇攝魚韻平聲陟魚切的“豬”。三明的“茶”讀為tsɔ²，從語音形式來看顯然是個發生端知分化的語詞，推測是個別地受鄰近客語的影響所致。

從漢語音韻史的角度來看，中古知系的產生與介音-r-有密切的關係。李方桂(1980: 15、22-23)認為，在上古時代應當有一個使舌尖音捲舌化的介音-r-，這個介音-r-讓端知分化。反觀閩語，不難發現閩語絕大多數知系字都是讀為舌尖塞音，這也就意味著介音-r-在閩語中並沒有發揮捲舌化的效果。我們(2010)曾以梗攝為對象，觀察介音-r-在閩語中的發展。結論是介音-r-在早期閩語中有兩種演變方式，一是直接丟失^②，一是弱化為元音性的-i-。就閩語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介音-r-的這兩種演變，其結果都不會造成舌尖音聲母發生捲舌化。這裡我們還要強調一點，介音-r-的兩種演變方式正是早期閩語存在兩個層次的具體表現，而且介音-r-的丟失會早於介音-r-的弱化，理由是：(1)就邏輯推論而言，如果認為介音-r-先弱化，我們就難以解釋較晚傳進來的介音-r-何以直接丟失。(2)從其他相關的三等介音-j-與四等複合元音的高元音成分-i-表現來看^③，閩語丟失-j-與-i-是早期的表現，而保存-j-與-i-是較晚的現象。^④因此我們不將介音-r-的弱化視為閩語最早的音韻創新。總的來說，上古音介音-r-到早期閩語與中古切韻的音韻演變可以分別構擬如下：

早期閩語	R3a *r- > ø / [+dental] _
	R3b *t-, *th-, *d- > t-, th-, d-
中古切韻	R4a *r- > -r- / [+dental] _
	R4b *tr-, *thr-, *dr- > ʈ-, ʈh-, ʈ-

根據以上的音韻演變規則，我們認為介音-r-的消失(*r- > ø)是讓早期閩語與中古切韻區別開來的音韻創新。

2.3 閩語在漢語分群中的位置

何大安(2006)專文討論上古到中古音韻演變，指出聲母簡化、韻部重組與調別趨嚴是這個階段中所進行最重要的變化。介音對聲母簡化與韻部重組起關鍵性的作用。他在文中幾次論及介音在這段音韻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摘錄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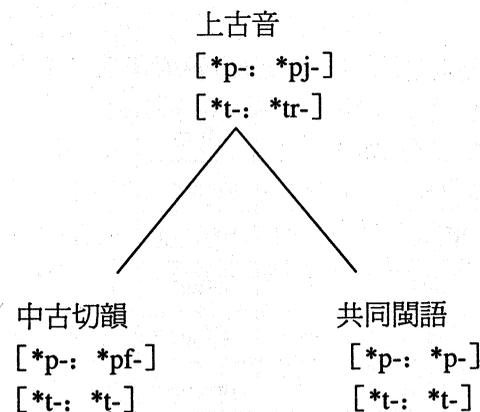
① 如泉州許k^hɔ³、呼k^hɔ¹、薺k^hɔ¹、吸k^hɔ⁷；福州呼k^hɔ¹、靴k^hɔ¹。三明話中尚有曉母的嬉(玩)讀k^hɔ¹。
 ② Mei(1979)、包擬古(2003[=1980])都已經指出，原始閩語中有*r介音失落的現象，可以參看。
 ③ 根據李方桂(1980: 31)的上古音系統，-ia、-ie、-ua都是複合母音。換言之，-i、-u並不是介音，而是母音的組成成分。
 ④ 四等韻的討論請參看吳瑞文(2002)，介音-r-的演變可參看吳瑞文(2010a)的相關討論。

-l-、-r-、-w-這些介音在上古到中古的音韻演變之中，佔有關鍵性的地位。由於他們在聲韻結合角色上的變動，觸發了音韻的變化，由上古的聲繁韻簡，一變而為中古的聲簡韻繁。(頁 39)

魏晉以後，因韻等而分立的韻部逐漸增多，顯示韻等的元音差異日形顯著。毫無疑問地，這是介音對元音的作用力與日俱增的緣故。(頁 42)

閩語有一四等不分，二三等不分以及不顎化的特點，這些特點顯示古漢語的介音成分在閩語之中作用甚微。(頁 44)

其中最後一段指出，古漢語的介音成分在閩語中作用甚微，這是相當具有啟發性的。根據前面兩節的討論，我們可以利用 R1(*-j- > ø / [+bilabial]_)與 R3(*-r- > ø / [+dental]_)這兩條音韻創新來具體指出早期閩語與中古切韻的分化過程：^①



根據歷史語言學所揭示的分群原則，早期閩語之所以從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兩項音韻創新，就是(1)雙唇音後的-j-丟失及(2)舌尖音後的-r-丟失。^②這兩項創新在閩語內部對韻母與聲母發揮不同的效果：就韻母而言，造成閩語有不同等第同形的情况；就聲母而言，則是使幫非與端知不進行分化。這同時解釋了何以古漢語的介音在閩語中作用甚微，原因是它們來不及發揮作用就已經失落了。

① 底下以不送氣不帶音塞音來代表整個系列的聲母。

② 這裡我們純粹就雙唇音與三等介音-j-的結合及舌尖音與二等介音-r-的結合立論。事實上，古漢語三等介音-j-在閩語中丟失的現象並非僅止於雙唇音而已。同樣的，二等介音-r-的失落也不只在舌尖音之後。上古-j-介音與-r-介音丟失、弱化或保留的情況，我們已經有好幾篇文章(吳瑞文 2005、2007、2009、2010a、2010b)討論及之，讀者可以參看。

3. 介音-j-與介音-r-在早期閩語中的作用

我們在前文提到雙唇音後的介音-j-與舌尖塞音後的介音-r-在早期閩語中有失落的現象，而且是直接消失，不對前頭的語音成分起任何作用。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兩個介音在早期閩語中完全不發生作用。本節主要目的就是說明這兩個介音對早期閩語所造成的影響。

3.1 介音-j-的作用

3.1.1 章系顎化

根據李方桂(1980: 10-16)的上古音構擬，中古章系聲母的產生，乃是由於舌尖塞音聲母後加上三等介音-j-發生的顎化作用。演變規則如下：

*tj-, *thj-, *dj- > 章ts-, 昌tsh-, 牀(禪)dž-(ž-)^①

另一方面，在閩語中章系字幾乎都讀為舌尖塞擦音。請看下表：

表3 閩語中章系聲母同源詞

	紙章	針章	磚章	炊昌	臭昌	尺昌	蛇牀	樹禪
上古音	*krjigx	*tjəm1	*tjuan	*thjuar	*khrjəgw	*thjiak	*djar	*djugx
中古音	*tšjě3	*tšjəm1	*tšjwan1	*tšhjwě1	*tšhjəw1	*tšjäk7	*džja2	*žju6
泉州	tsua3	tsam1	tsŋ1	tshə1	tshau5	tshioʔ7	tsua2	tshiu5
潮州	tsua3	tsam1	tsuŋ1	tshue1	tshau5	tshieʔ7	tsua2	tshiu6
福州	tsai3	tseiŋ1	tsuŋ1	tshuei1	tshau5	tshuoʔ7	sie2	tshieu5
三明	tciə3	tciã1	tçyaiŋ1	tçhye1	tçhiau5	tçhiu7	ciə2	tçhy6
建甌	tsye3	tseiŋ1	tsuiŋ1	tshye1	tshə5	tshioʔ7	ye8	tshiu6

進入討論須先說明幾點：

1. 蛇字在閩南讀為舌尖塞擦音ts-, 閩東福州、閩中三明則讀為擦音s-/ç-, 建甌則讀為零聲母。我們推測閩南發生了dž- > ts-的變化，福州與三明則是dž- > ž- > s-/ç-。建甌的零聲母屬於弱化聲母的表現，與前面所討論的雙唇音聲母讀零聲

① 李方桂(1980: 16)認為，切韻系統區分牀禪二母似乎有收集方言材料而定為雅言的嫌疑。亦即有的方言是牀禪都讀dž-, 有的方言則是都讀ž-, 牀禪兩母的分別是方言的混雜現象。又，書母的上古音來源有清鼻音、複聲母等，情況較為複雜，我們底下的討論暫時從略。

母可以有一致的解釋，也就是屬於非閩語的外來層次。

2. 樹字在各閩語都一致地讀為送氣塞擦音ts^h-/tç^h-。與蛇字比較，樹字的聲母顯示它屬於不同走向的清化類型。^①

3. 閩中三明章系字讀為顎化音，相較於其他閩語方言是比較特殊的。Norman(1974)根據閩中永安的材料構擬了一套獨立的顎化音，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組獨立的顎化音可能保留了共同閩語早期存在的一套特殊聲母。這組顎化音聲母在閩中以外的閩語方言都與不顎化的ts-、tsh-合流了。

觀察表3，可以發現閩語的章系字都是讀為舌尖塞擦音或舌面塞擦音，沒有讀為舌尖塞音的。這個現象與中古切韻的現象一致，顯示閩語也發生了舌尖音顎化的演變。這個現象顯示，從分化的角度來看，早期閩語從古漢語分化出來的時候，三等介音-j-造成舌尖塞音顎化的現象已經幾近完成。^②

3.1.2 非系輕唇化

上古漢語的三等介音-j-對章系起了全面性的影響，那麼對雙唇音字是否也曾起過相當的作用？我們前文已經提到，從整體閩語來看，雙唇音聲母同源詞後的三等介音-j-大抵是丟失的，此所以閩語沒有發生輕重唇的分化。不過在閩南語中，我們仍然發現非系字若干口語常用詞是讀不帶音喉擦音h-。請看以下同源詞例：^③

表4 閩語中讀為h-聲母的非系同源詞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潮州	汕頭
方非	pŋ1 白	pŋ1 白	pūi1 白	pūi1 白	pŋ1 白	pŋ1 白
	hŋ1 白	hŋ1 白	hŋ1 白	hŋ1 ^④	hŋ1 白	hŋ1 白
	hŋ1 文	hŋ1 文	hŋ1 文	hŋ1 文	huan1 文	huan1 文
風非	huan1 白	huan1 白	hŋ1	hŋ1	huan1 白	huan1 白
	hŋ1 文	hŋ1 文			hŋ1 文	hŋ1 文

① 由於閩語濁音清化的現象相當複雜，而在閩語內部那些詞彙送氣，那些詞彙不送氣又頗為一致，對此提出看法的學者甚多，惟非本文焦點，茲不細論。

② 閩語中一個較確鑿的例外應該是臻攝合口三等食倫切的“唇”，這個詞上古音可擬測為*djən，在今閩南語泉州讀tun2，潮州讀tuŋ2。這個詞可以視為演變的殘餘。

③ 永春根據林連通、陳章太(1989)，漳州根據馬重奇(1993)，東山根據東山縣誌方言誌(1994)，汕頭根據林倫倫、陳小楓(1996)。

④ 此條根據中嶋幹起(1979: 160)中的東山島語料。

以上兩個同源詞說明如下：

1. “方”字在各閩南語次方言都至少有三種讀音，而且在詞彙分佈大抵一致：作為姓氏讀為pŋ¹/püi¹/puŋ¹，在“藥方”一詞讀為hŋ¹/hŋ¹，文讀詞方向、方法則讀hŋ¹/huan¹。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汕頭話的姓氏方讀puŋ¹，其主要元音[u]是後起的。根據早期汕頭方言的材料及現代方言的表現(如潮州)，不論是姓氏的方或藥方的方韻母均作[ŋ]，這顯示汕頭雙唇音聲母的“方”在約一百年內發生了以下變化：pŋ > pɿŋ > puŋ。也就是說，汕頭話的puŋ¹/hŋ¹是以聲母為條件的分化。(吳瑞文、林英津 2007)另一個需要注意的是，漳州系統的方言姓氏的方與藥方的方韻母不同。從閩語內部比較來看，宕合三顯然還有兩個層次，一個是ŋ，一個是üi。漳州系方言的üi轄字包括宕攝合口一三等，山攝合口三等，完全不雜宕攝開口一三等字，顯示早期宕攝開合口的分別。就這一點而言，藥方之方在漳州走的是與宕攝開口一三等相同的演變。兩個“方”的演變過程推測如下：

方姓氏 *pjaŋ > pjon > püi

方藥~ *pjaŋ > p^wjaŋ > pfaŋ > hɿ > hŋ

以姓氏之方而言，演變過程中之所以存在pjon，乃是要呈現漳州宕攝合口一三與山攝合口一三等均讀為üi韻母的情況。從音理上看，üi韻母的韻尾-i應當來自靠前的舌尖鼻音。^①至於藥方之方，它的韻母與宕攝開口一三等一樣，只有聲母讀為清喉擦音h-，我們認為是三等介音-j與具合口徵性的雙唇音聲母一起發揮作用，使聲母成為唇齒音pf-，之後三等介音-j隨即消失，藥方之方從此就與宕攝開口一三等字一起行動。^②

2. “風”在漳州系統以外的泉潮閩南語次方言皆有兩讀，白讀是huan¹，文讀是hŋ¹/hŋ¹，我們可據以推測漳州系統的hŋ¹/hŋ¹是文讀層的表現。特別有啟發的是，上古屬東部，中古屬東韻的“封”字，在潮汕地區也讀為huan¹，同時也是白話音。根據詩經的押韻，“風”字與侵部往往相押，李方桂(1980: 45)將其上古音構擬為*pjəm。李方桂(1980: 45)並指出，上古侵部中帶唇音聲母或圓唇的舌根音聲母使*ə變u，同時也因異化作用使韻尾*-m後來變-ŋ。底下列出“風”、“封”兩字從上古音到閩南語的演變：

風 *pjəm > pjum > pjuŋ > pjuan > pfaŋ > huan (閩南)

封 *pjuŋ > pjuan > pfaŋ > huan (閩南)

① 這裡限於篇幅只能簡單介紹，關於宕合一三與山合一三的關係，我們將另外撰文討論。

② 我們(吳瑞文 2005: 191-207)曾分析過閩語的宕攝開口三等字，結論是有三個層次：最早的-ŋ、次早的-iü與文讀層-ion。另外，關於藥方之“方”讀hŋ¹，楊秀芳(2007: 92)有與本文不同的分析。他認為這個詞是文白競爭的產物，文白競爭到某一個程度，就詞彙內部而言，會產生混血音讀，也就是聲母是文讀而韻母是白話，或者相反。在藥方之“方”hŋ¹這個例子中，聲母顯示為文，韻母顯示為白，步調並不一致。

就演變來看，一開始“風”的主要元音變為合口的u，韻尾也成為舌根的-ŋ，正如李方桂的推測。比較“風”、“封”兩字的韻母，我們認為閩南語中“風”從侵部變入東部的時間相當早，可以早到東部元音分裂之前，因此也參與了東部元音分裂(*u > ua)的變化。在進入東部之後，“風”與“封”的聲母才一起受三等介音-j影響，變為清喉擦音。附帶一提，閩北建陽的“風”讀為pion¹，並與上古陽部(中古陽韻)三等張tion¹、長tion³、唱tshion⁵、羊ion²等同韻，可能顯示古代東陽合韻的方言現象。^①閩北的現象顯示早期閩語從上古音分化出來時，風還不是讀為h-或pf-，而是保持為p-。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閩南語中的“方”hŋ¹與“風、封”huan¹等口語詞，其聲母是受三等介音-j影響，促使雙唇音聲母發生輕唇化。也就是說，某些白讀層的詞彙曾經發生過類似中古切韻幫非分化的現象：

*Pj- > P^wj- > Pfj- > h-

早期重唇聲母演變為輕唇的P^wfj-之後，我們推測它只存在一段非常短暫的時間，之後就變入了h-，從語言的經濟性來看是相當合理的。再者，現代閩語方言往往把晚近文讀層中的f-以hu-或x-來取代，也說明閩語對輕唇音採取的調整策略是將之視為喉或舌根清擦音。^②

3.2 介音-r的作用：知系塞擦音化

前文我們提到，介音-r在共同閩語的最早的一層中是完全失落且不對聲母造成影響。不過在閩南語中有好幾個知系的常用口語詞讀為舌尖塞擦音而非舌尖塞音。下表根據六種閩南方言，比較深入地加以說明。請看以下同源詞例：

表5 閩語中讀為ts-聲母的知系字同源詞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潮州	汕頭
知知	tsail 白 ti1 文	tsail 白 ti1 文	tsail 白 ti1 文	tsail 白 ti1 文	tsail 白 ti1 文	tsail 白 ti1 文
陣澄	tsun5 tin5	tsun6 白 tin6 文	tsun6 白 tin6 文	tsun6 白 tin6 文	tiŋ6	tsuŋ6 白 tiŋ6 文
澄澄	tsin2	tsin2	tsin2			

以上三個同源詞，說明如下：

① 建陽材料根據Norman(1969: 158)的博士論文。

② 閩南語一般調整為hu-，例如“飛”文讀hui¹，“發”文讀hua⁷。至於福州，“飛”文讀xi¹，“發”文讀xua⁷，比較普通語飛fei¹、發fa¹。

1. 各閩南方言的“知”都有文白兩讀，白讀是tsail，文讀是ti1。

2. “陣”在大多數的閩南方言也有文白兩讀，白讀是tsun5/6，用在表時間的體詞“時陣”；文讀音tin5/6多用在“陣勢”。潮州只有一讀，從方言比較來看顯然是個文讀音。

3. “瞪”在泉州系統以外的漳州、潮汕地區似乎沒有看到。泉州地區閩南語中表示定睛細看或瞪視的口語詞，其語音形式是tsin2。用例如下：

tsin2 兩個對~（兩人對看）；伊合我~甲真久（他細細地看了我好久）（《廈門方言詞典》）

tsin2 凝視。（《永春方言誌》）^①

根據我們（吳瑞文 2010b）的考證，這個字是曾攝三等直陵切的“瞪”，意為“直視也”。

表 5 我們所列出的知、陣、瞪，在閩語中都是屬於常用口語詞，然而它們的聲母卻讀為舌尖塞擦音聲母。從上古音的角度來看，這三個同源詞的上古音形式分別是“知” *trjig^②、“陣” *drjinh 與“瞪” *drjəŋ。我們認為它們發生了以下的演變：

*Tr- > ʈ- > ts-

也就是在這幾個口語詞中，介音-r發揮作用，使原本的舌尖塞音捲舌化之後進一步變為舌尖塞擦音。

3.3 介音-j與介音-r在早期閩語中的演變趨向

在前文(2.1 與 2.2)我們假設介音-j在雙唇音後丟失，不對雙唇音產生影響；介音-r在舌尖音後丟失且也不對舌尖音產生影響。但在本節中我們又舉出方、風、封與知、陣、瞪等詞，顯示介音-j與介音-r實實在在地影響了聲母。至此面臨的問題是，本文的論點是否陷入自相矛盾？事實並非如此，以上兩個現象都可以根據“詞彙擴散”理論來加以解釋。

一種音變(例如 A > B)的完成，至少可以有兩個可供觀察的面向，一是語音，一是詞彙。“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認為，在時間進程中語音是突變的，詞彙是漸變的。簡而言之，在 T1 時間點所有詞彙(L1-L4)都保持原有的 A，其發端是在 T2 時間點，某個帶有 A 的詞彙在語音上發生了 B 的突變。之後其他帶 A 的詞彙在時間(T2-T4)中逐步進行同樣的變化，此時形同 B 的擴散。當帶 A 的詞彙全都變成 B 時(T5)，A > B 這個音變於是宣告完成。^③具體表現如下：

① 以上兩書均將此音寫作「繩」，“繩”與“直視”、“凝視”沒有語意關聯，我們認為那只是同音假借的寫法。

② 李方桂(1980: 68)將“知”列於佳部三等開口底下而擬音作*trig，可能有排版或校對上的問題。

③ 詳細的說明請參見 Wang(1969)與王士元(1988: 117-132)。

表 6 詞彙擴散理論示意圖

時間 詞彙	T1	T2	T3	T4	T5
L1	A	B	B	B	B
L2	A	A	B	B	B
L3	A	A	A	B	B
L4	A	A	A	A	B

這個理論對於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有相當大的啟發。就介音-j與雙唇音及介音-r與舌尖塞音這兩套聲母介音結合關係而言，我們推測在共同閩語時期曾經存在以下兩組不同的音變趨向：

(甲)		(乙)
*Pj > P		*Pj > F
*Tr > T		*Tr > ʈ

概括而言，(甲)組是介音成分失落不對聲母起作用，(乙)組則是介音成分保存並對聲母起作用。就聲母成分而言，(甲)組與(乙)組起的作用是相反的，因此這兩組存在競爭關係，並各自在詞彙中進行擴散。就閩語絕大多數的詞彙而言，是由(甲)組取得勝利，(乙)組最終敗下陣來。然而，(乙)組的兩項音變也已經分別對某些詞彙起了作用，證據就是“方、風、封”讀為h-和“知、陣、瞪”讀為ts-。另一方面，與中古切韻對照來看，(乙)組在中古切韻得到逐步發展，最終得以完成^④；而在早期閩語則是於音變初期就被(甲)組幹擾而中斷了。

四、閩語白話音從漢語分化出來的時代

本節根據我們之前的討論，配合近來發表的聲母演變的研究成果，探討早期閩語(或閩語白話音)從漢語分化出來的可能的絕對時代。丁邦新(Ting 2009: 180-193)曾利用九項音韻現象探討閩語白話音從古漢語分化出來的年代，它們是：(1)輕重唇不分、(2)舌頭舌上不分、(3)齒頭正齒不分、(4)古全濁塞音多讀全清、(5)部分疑

④ 當然，我們前文已經提到，幫非分化有相當大的時間與地域的差異。另外，就端知分化而言，我們在中古文獻載錄的反切中仍可看到若干端知混用的類隔切，這也顯示端知分化在不同詞彙中擴散的速度不同。

母字讀h-、(6)部分來母字讀s-、(7)尤韻字分兩讀、(8)魚虞兩韻字讀音不同與(9)歌部支韻字讀-ia。他的結論認為，這些條件中最具有斷代效力的是上古來自歌部的中古支韻字讀-ia，另一個可協助判斷的則是來母讀為s的現象。從上述現象來看，閩語白話音從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極可能是西漢末年、東漢初年。

有關上古到中古聲母演變的年代，何大安(1999)曾根據相當豐富的傳世文獻與文物資料，得出相當可信的結論。他利用通假、聲訓、讀若、直音、譯音及反語等音韻材料考得各項聲母演變“露頭”的先後，並指出可以此作為重建漢語史或漢語方言史的參考指標。何文中論及的聲母變遷包括：(1)中古知系聲母的形成、(2)中古一部分曉母與透母的形成、(3)中古一部分顎化聲母的形成、(4)中古書母的形成、(5)中古喻四的形成、(6)中古合口音的形成、(7)中古喻三的形成、(8)上古帶s-詞頭複聲母的發展與(9)中古莊系聲母的形成等共九項。我們在前文已經指出，從歷時發展來看，閩語的幫非不分(輕重唇不分)與端知不分(舌頭舌上不分)其根源是由於介音丟失，這個變化主要發生在白話音中，並可視為音韻創新。何文的條件中沒有輕重唇分化，同時文獻材料又顯示輕唇音形成的時間遠晚於上述諸聲母，因此我們底下也不利用輕重唇的現象來討論閩語分化的時代。我們主要是利用與端系有關的兩個語音變化(即“端系腭化”與“端知分化”)，並配合漢語聲母演變年代的知識，對丁文的結論加以驗證。

先列出何文中“端系腭化”與“端知分化”的年代來加以考察：^①

表 7 漢語史上章系和知系分化出來的年代

聲母演變	聲母形成	演變始見年代	演變始見紀錄
dj > dzj (~zj)、tj > tɕj	船(~禪)、昌	206~195BC	銀雀山
tj > tɕj	章	186~168BC	馬王堆
tr、tʰr、dr > t、tʰ、d	知、徹、澄	286AD	竺法護

根據上表，上古*tj、*tj、*dj這一類的聲母演變為中公章系的“露頭”，早於*tr、*tʰr、*dr演變為知系，而且兩項演變的時間差距將近五百年。至於閩語白話音的情況則是：

- (1)章系*tj、*tj、*dj大抵已經全部完全顎化，成為tɕj、tɕj、dzj~zj；
- (2)知系*tr、*tʰr、*dr除少數幾個語詞外，均未曾發生捲舌化；

綜合以上聲母演變年代的資訊，我們可以利用“端系腭化”與“端知分化”兩

條線索進行交叉比對。根據這兩條線索，閩語白話音從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是在西元前 206 年(西漢初)之後，西元後 286 年(西晉初)之前。如果考慮到書面反映的年代勢必晚於實際發生演變的年代，那麼端知分化的上限還可以提前，這樣看來，分化的下限就更接近東漢初年了。換言之，“端系腭化”和“端知不分”這兩條線索顯示的分化年代，與丁文早期的推測大致是相合的。

五、結語

本文我們根據閩語中“幫非不分”和“端知不分”這兩個音韻現象，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探究這兩個現象的分群意義。我們認為閩語的這兩個現象的產生和介音-j與介音-r的失落是一體的兩面。就歷時比較而言，閩語的介音失落其性質乃是一種音韻創新，這個創新使得早期閩語從主流漢語中分化出來。就這個角度而言，“幫非不分”和“端知不分”是具有分群效力的，閩語的非系讀雙唇音，知系讀舌尖塞音並非只是聲母形式的存古。還有，就斷代而言，配合既有的漢語音韻史研究，我們認為“端知不分”尤其具有斷代的效力。配合章系的演變，我們得以知道閩語從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約略是西晉之前、西漢以下。關於漢語方言的歷史比較研究，劉勳寧(2008: 323)曾有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在今後的漢語方言研究中應該大力加強比較研究——包括對比語言學的研究和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有人覺得歷史比較語言學已經過時了，其實在這方面要作的工作還很多，甚至可以說歷史比較語言學在中國根本就沒有成熟——許多人所謂的方言比較只相當於現今流行的“對比語言學”。並不是真正的歷史比較語言學。

如何將漢語方言的對比研究轉變為歷史比較研究？我們認為應當充分理解歷史語言學的基本邏輯及操作方法以進行原始方言的構擬，並將之與書面漢語呈現的音韻史加以比較，建構個別原始方言的音韻史。^②透過這樣的比較，原始方言的構擬將能對漢語音韻史中的重要課題作出貢獻。在此我們就從共同閩語構擬的角度談一談上古漢語三等介音*-j-的有無問題。

鄭張尚芳(1987)認為中古三等介音*-j-源自上古的短元音。他在文中舉了廈門的材料如下：允un、九kau、越uat、六lak、別pat、密bat、十tsap、雨ho、有u、眉bai、

^① 其實學界於 1960 年代末就有關於原始方言構擬的想法，也就是橋本萬太郎在普林斯頓大學提倡的“中國語言學工程”，之後也有若干成果，可參看王福堂(1999: 79)和餘霽芹(2006: 76)的介紹。然而真正用這些構擬來探討漢語方言分類的研究似乎不多。近年來則有秋穀裕幸(2003)、Coblin(2005)及餘霽芹(2006)等持續進行個別方言的古音構擬工作。

^② 表中tɕj(章)、tɕj(昌)、dzj(船)、zj(禪)與t(知)、tʰ(徹)、d(澄)相當於李方桂的tɕj、tɕj、dzj、zj與t、tʰ、d。

夫pɔ等。^①上面有兩個魚部字兩hɔ6和夫pɔ1,現在以魚部字為例,說明它們從上古音到共同閩語與共同閩南、閩東方言的條件變化(吳瑞文 2009: 226):

上古音	共同閩語	共同閩南、閩東方言	語音條件	同源詞例	
*-jag	*-jɔw	*-u *-juw	共同閩南方言 共同閩東方言	魚部三等字非唇音與 圓唇舌根音聲母	豬鼠書鋸
*-jag	*-ɔw	*-ɔw *-uw	共同閩南方言 共同閩東方言	魚部三等字雙唇音與 圓唇舌根音聲母	夫斧兩芋
*-ag	*-ɔw	*-ɔw *-uw	共同閩南方言 共同閩東方言	魚部一等字所有聲母	布吐粗五

根據上述條件,魚部字的兩hɔ6和夫pɔ1之所以丟失介音,乃是有條件的變化,其條件是圓唇成分,這與本文討論的閩語在雙唇音後丟失介音-j-是平行的情況。至於聲母不帶有圓唇成分的豬tu1、鼠tsɰ3、書tsu1、鋸ku5等字,閩語的比較證據顯示它們的韻母都來自*-jɔw,並且這個韻母保留三等介音*-j-。

最後,我們再從漢藏比較來說明古漢語三等介音*-j-的性質。龔煌城(2007: 449-452)曾探討西夏語在漢藏語言比較中的地位,指出西夏語最可貴的一點是,現代大多數的藏緬語都丟失了原始漢藏語的三等介音*-j-,而這個三等介音成套地保留在西夏語中。也就是說,原始藏緬語的三等介音*-j-可以根據西夏語的表現來重建。至於漢語上古音則是保留了三等介音*-j-。有趣的是,漢語內部也有類似的情況。在漢語中,書面語(《切韻》系統)有獨立的三等韻,而若干漢語方言則有*-j-介音丟失的現象,例如早期的閩語。以上的例證顯示,在缺乏原始方言構擬的情況下,直接根據現代方言的表現就認為古代漢語中的三等介音*-j-是後起的,恐怕缺乏論證的效力。

參考文獻

- Coblin, W. outh 2005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Huáng-Xiào Dialect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A -13,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Crowley, Terry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uckland: Oxford Press.
- Fox, Anthony 1995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 New York: Oxford Press.
- Mei, Tsu-lin 1979 'Tibetan 'Year', 'Moon', 'Foot' and 'Vulva',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udies, Vol.12: pp.117-133.

- Norman, Jerry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issertation.
- Norman, Jerry 1974 *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 pp.27-36.
- Ting, Pang-Hsin 2008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收錄於《中國語言學論文集》,頁180-193。原刊 *BIHP*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4.4: pp.1-14(1983).
- Wang, William -Y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 pp.9-25.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3 《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
- 包擬古 2003 《原始漢語與漢藏語》(潘悟雲、馮蒸譯,白一平校),北京:中華書局。原載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80。
-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丁邦新 1998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收錄於《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第166-187頁。原刊《清華學報》14.1,2,第257-273頁(1982)。
- 杜其容 2008 《輕唇音之演變條件》,收錄於《杜其容音韻論集》(北京:中華書局),第298-311頁。
- 董同龢 1993 《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東山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
- 1994 《東山縣誌》(北京:中華書局),第718-752頁。
- 龔煌城 2002 《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聲母部分)》,收錄於《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第244-281頁。
- 龔煌城 2007 《西夏語在漢藏語言比較研究中的地位》,《語言暨語言學》8.2,第447-470頁。
- 高本漢 1940 《中國音韻學研究》,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高本漢 1949 《中國語之性質及其歷史》,杜其容譯,臺北市: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國立”編譯館(1978)。
- 高本漢 1954 《中國音韻學大綱》,張洪年譯,臺北市: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國立”編譯館(1972)。
- 範新幹 2002 《東晉劉昌宗音研究》,武漢:崇文書局。
- 侯精一主編 2002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何大安 1981 《澄邁方言的文白異讀》,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2.1,第101-152頁。
- 何大安 1999 《古漢語聲母演變的年代學》,載《林炯陽先生六秩壽慶論文集》(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第87-112頁。
- 何大安 2006 《從上古到中古音韻演變的大要》,載《中國語言學集刊》1.1,第33-41頁。
- 黃典誠 2003 《黃典誠語言學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收錄:《閩南方音中的上古音

① 原文未標注調類。

- 殘餘》，第 208-226 頁。原刊《語言研究》第 2 期，1982。
- 蔣希文 1999 《徐邈音切研究》，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
- 李方桂 1980(=1971)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正芬 2007 《試論〈經典釋文〉諸家反切輕重唇音分化的時空差異》，《聲韻論叢》第十五輯，第 129-150 頁。
- 李如龍 1997 《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龍、潘渭水 1998 《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林連通 1993 《泉州市方言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連通、陳章太 1989 《永春方言誌》，北京：語文出版社。
- 林倫倫、陳小楓 1996 《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劉廣和 2004 《南朝梁語聲母系統初探》，收錄於中國音韻學研究會與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編之《音韻論叢》(濟南：齊魯書社)，第 213-230 頁。
- 劉勳寧 2008 《黃土高原的方言是一個寶藏——為第三屆國際晉方言研討會而作》，收錄於喬全生主編《晉方言研究——第三屆晉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318-325 頁。
- 馬重奇 1993 《漳州方言同音字匯》，《方言》第 3 期，第 199-217 頁。
- 平田昌司 1988 《閩北方言第九調的性質》，載《方言》第 1 期，第 12-24 頁。
- 潘茂鼎、李如龍、梁玉璋、張盛裕、陳章太 1963 《福建漢語方言分區略說》，載《中國語文》第 6 期，第 475-495 頁。
- 秋穀裕幸 2003 《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構擬》，日本：好文出版。
- 施向東 1983 《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語言研究》第 1 期，第 27-48 頁。
- 施向東 2004 《北朝譯經反映的北方共同漢語音系》，收錄於中國音韻學研究會與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編之《音韻論叢》(濟南：齊魯書社)，第 231-249 頁。
- 項夢冰 2003 《客家話古非組字的今讀》，《語言學論叢》第二十八輯，第 214-263 頁。
- 楊秀芳 1987 《試論萬寧方言的形成》，收錄於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第 1-35 頁。
- 楊秀芳 2007 《論文白異讀》，收錄於丁邦新編《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第 81-105 頁。
- 余靄芹 2006 《粵音構擬之二：聲母》，收錄於何大安、張洪年、潘悟雲、吳福祥編輯《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上冊》，第 75-170 頁。
- 王士元編著 1988 《語言與語音》，臺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王福堂 1994 《閩北方言中弱化聲母和第九調的我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第 436-439 頁。

- 王福堂 1999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北京：語文出版社。
- 吳瑞文 2002 《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載《語言暨語言學》3.1，第 133-162 頁。
- 吳瑞文 2005 《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吳瑞文 2007 《共同閩語*iai 韻母的擬測與檢證》，載《臺大中文學報》第 27 期，第 263-292 頁。
- 吳瑞文 2009 《共同閩語*y 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載《語言暨語言學》，10.2：第 205-237 頁。
- 吳瑞文 2010a 《論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載《語言暨語言學》11.2，第 297-334 頁。
- 吳瑞文 2010b 《論曾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第十八屆國際中國語言學會暨第二十二屆北美語言學學會聯合會議(IACL-18 & NACCL-22 Joint Conference)宣讀論文，第 1-22 頁。Harvard University, Boston, U..
- 吳瑞文、林英津 2007 《閩語方言輔音韻尾今讀的歷史分析》，載《中國語文研究》總 23 期，第 1-20 頁。
- 中嶋幹起 1979 《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
- 周長楫 1998 《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張振興 1985 《閩語的分區(稿)》，載《方言》第 3 期，第 171-180 頁。
- 鄭張尚芳 1987 《上古韻母系統和四等、介音、聲調的發源問題》，載《溫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第 67-90 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六届学术讨论
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十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太原·
2010/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108-1335-1

I.①中… II.①中… III.①汉语-音韵学-学术会
议-文集 IV.①H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6334 号

中国音韵学

作 者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山西大学印刷厂

开 本 170 毫米×23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8.8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335-1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